

# 沉默

远藤周作/著 林水福 译

现代日本大师级作家远藤周作巅峰之作  
反抗历史的沉默  
探索神的沉默

ち

ん

も

く



南海出版公司

# 沉默

〔日〕远藤周作 著  
林水福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 / [日] 远藤周作著; 林水福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 7

ISBN 978-7-5442-4441-1

I. 沉… II. ①远…②林…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5044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248

CHINMOKU by ENDO Shusaku

Copyright © 1966 ENDO Junk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ENDO Junk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CHENMO

沉默

---

作者	[日] 远藤周作
译者	林水福
责任编辑	黎 遥
特邀编辑	张 苓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 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42-4441-1
定 价	22.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前言	1
第一章 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书信(1)	11
第二章 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书信(2)	23
第三章 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书信(3)	33
第四章 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书信(4)	51

## 目录

第五章	87
第六章	113
第七章	135
第八章	173
第九章	193
天主教住宅官差日记	213
后记	221
远藤周作年表	223

## 前 言

有一份报告送到罗马教会，内容中指出：由葡萄牙的耶稣会派往日本的费雷拉·克里斯朵夫神甫在长崎遭受到“穴吊”的拷刑，已宣誓弃教。这位神甫在日本定居了二十多年之久，身居教区长之最高职位，是统率司祭与信徒的长老。

这位神甫神学造诣之深，堪称稀世之才。在德川幕府禁教令下仍潜伏于京都、大阪一带传教不辍。他在信中经常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因此无论遭遇到何种情况，大家都不相信他会背叛教会。在教会里，也有很多人认为那份报告可能是荷兰或日本的异教徒捏造，也可能是误传。

因有传教士的来信，罗马教会对在日本传教的种种困难当然非常了解。自一五八七年之后，日本的大名丰臣秀吉改变以往的政策，开始迫害天主教徒。他首先在长崎的西坂将二十六名司祭和信徒处以焚刑，还把各地的许多天主教徒驱出家门，拷打、残杀。德川将军对此政策采取萧规曹随的态度，于一六一四年决定将所有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驱逐出境。

根据传教士们的报告，是年十月六日和七日两天，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七十几名司祭被迫在九州和木钵集合之后，押上开往澳门、马尼拉的五艘帆船，驱逐出境。那是个下雨的日子，灰色的海上波涛汹涌，在雨中，船从海湾穿向海角，消失于海平面的彼方。尽管日本政府已颁布了严厉的驱逐令，但其实还有三十七位司祭不忍心舍弃信徒，化明为暗，仍潜伏在日本，并未离去，费雷拉神甫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断写信把陆续被捕、被处死的司祭和信徒的情形向上司报告。他在一六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从长崎寄给巡察师安特列·巴尔美洛神甫的信函，现在都还保留着。信上对当时的情形有详细的说明：

我在前一封信中已向您报告本地天主教的情形，现在继续向您报告后来发生的事。所有的威胁和压迫方式都跟以往不同。就让我先从一六二九年之后，五名因信仰问题而被捕的修道士身上发生的事开始谈起吧。那五人即巴尔特洛美·古奇耶列斯、方济·德·赫斯、比仙提·德·安东尼欧这三位奥古斯丁会士，和我们耶稣会的石田安东尼欧修士，还有方济会的卡布列耶鲁·德·圣·马答列纳神甫。长崎奉行<sup>①</sup>竹中采女强迫他们弃教，并借此嘲弄我们神圣的教义和主的仆人，打击信徒

---

①奉行，日本战国、江户时期主持城市或某项专门事务的官员。长崎奉行为江户幕府置于长崎主持、监察对外贸易等事务的官员。

们的勇气；不过，采女很快就了解到光是语言改变不了神甫们的决心，因此，他决定改弦易辙，利用云仙地狱的热水来“伺候”他们。采女下令：将五名司祭带到云仙，用热水“拷问”他们，直到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为止，但绝不能杀掉他们。除了这五人之外，安东尼欧·达·西鲁之妻贝亚特丽吉·达·柯丝达和其女儿玛利亚，也因为采女长时间劝她们弃教都不理，亦被一并处理。

十二月三日，他们从长崎出发前往云仙。两名女性坐轿，五名修道士骑马，和众人分别。来到距离长崎不过一勒瓜<sup>①</sup>的日见港时，手就被绑起来，连脚也被扣上脚镣。上了船之后，一个个被分开紧紧地绑在船舷旁边。

傍晚，他们抵达云仙山麓的小滨海港。翌日上山之后，七个人分别被关进小屋里，手铐脚镣日夜不离身，还有护卫严密监视着。尽管采女的部下人数众多，代官<sup>②</sup>仍然派遣警吏严加戒备。在通往山上的各条路上，均派人监视，除非有官方的通行证，否则一律不准通行。

第三天进行拷问——首先把七个人单独带到池边，强迫他们看着滚烫的池水溅起泡沫，希望他们在尝到皮肉之苦以前，能放弃天主教的信仰。由于天寒地冻，滚烫的池水更是摄人魂

①勒瓜，里程单位，缘自西班牙语 legua，一勒瓜相当于5.5公里。

②代官，日本江户时代，诸藩直辖市地负责行政的官员。

魄，要不是有神的护佑，光看这情景就足以令人昏厥。但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神的支持，勇气倍增，嚷着：“快拷问吧！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官差们听到这坚决的回答，马上命令他们脱掉衣服，用绳子绑住他们的手脚，然后用半加仑的勺子舀热水淋在他们身上——那还不是一口气全部倒下去，而是在勺子底下钻了几个洞，让热水慢慢流下，使痛苦延长。

天主教的英雄们身子一动也不动地忍受着这种恐怖的痛苦，只有年轻的玛利亚受不了而仆倒在地。官差看到，叫着：“弃教了！弃教了！”他们把少女抬到小屋里，准备翌日送回长崎。玛利亚拒绝回去，坚决表明自己并未弃教，要与母亲和其他人一起接受拷问，但是官差不从。

其余六人继续留置山上，度过三十三日。其间，安东尼欧、方济两位神甫和贝亚特丽吉各受到六次热水中的拷问，比仙提神甫四次，巴尔特洛美神甫和卡布列耶鲁神甫各两次，他们哼都没哼一声。

安东尼欧神甫和方济、贝亚特丽吉受拷问的时间比其他人的都长。尤其是贝亚特丽吉，虽然身为女性，但是在各种刑罚加身、劝告临耳时，都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因此，除了尝到浇热水的痛苦之外，她还遭受各种刑罚，被迫长时间站在小石头上，挨人辱骂。然而，官差们越是愤怒，她越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其余的人由于身体虚弱又有病在身，并未遭到太大的折磨。采女本无杀他们之意，只是希望他们弃教罢了，还



特别派了一位医生到山上来替他们疗伤。

最后采女觉悟到，无论采取何种手段，自己是赢不了的。部下反而向他报告：从神甫们的勇气和力量来看，恐怕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改变心意之前，云仙的所有泉水和池水均会先告罄。于是，他决定把神甫们送回长崎。一月五日，采女把贝亚特丽吉·达·柯丝达收容在某来历可疑者的家里，并把五名神甫关入城内的监狱。他们目前还在该监狱里。我们神圣的宗教终于粉碎了暴君采女先前的计划和期待，不但赢得大众的赞扬，更增加了信徒们的勇气，战绩显赫。

罗马教会相信，写这样的信的费雷拉神甫，即使受任何的拷问，也不会放弃神和教会而向异教徒屈服。

一六三五年，罗比诺神甫等司祭在罗马聚会。他们为了洗刷费雷拉弃教的耻辱，计划无论如何也要偷渡到日本——那个天主教徒遭受迫害的国度——偷偷传教。

这种有勇无谋的计划，教会当局一开始就不赞成。以上司的地位，当局对他们的热诚和传教精神表示赞赏；可是，对把司祭们送到极为危险的异教徒国家，教会却不表赞同。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自从圣方济各·沙勿略之后，天主教在东方的日本已播下最佳种子，如果因为失去了领导者而使信徒逐渐减少，的确很值得重视。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费雷拉神甫在世界尽头的一个蕞

尔小国被迫弃教，这件事不只是他个人的挫折，也是整个欧洲信仰、思想的耻辱和失败。在这种强烈意识下，经过几番波折，最后还是准许罗比诺神甫和其余四名司祭赴日。

另外，葡萄牙方面也有三名年轻司祭依不同的理由计划偷渡赴日。他们是费雷拉神甫从前在卡姆波里特左修道院教神学时的学生——佛朗西斯·卡尔倍、赫安提·圣·马太和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三人。他们可以接受恩师费雷拉已光荣殉教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都不相信恩师会像狗一样屈服在异教徒面前。其实，这不只是三名年轻人的共同看法，也是所有葡萄牙神职人员的一致心情。三人准备亲自到日本调查事情的真相。这里的情形也跟意大利方面差不多，最初上司也不答应，后来被他们的热诚感动，允许他们到日本进行危险的传教活动。这是一六三七年的事。

三名年轻司祭马上准备作长途旅行。当时葡萄牙传教士要到东方，通常都先搭乘从里斯本开往印度的印度舰队，那时印度舰队的起航是里斯本市最热闹的活动之一。在三人印象中地球尽头的东方，而且是最边缘的日本，现在形状鲜明地浮现在眼前。翻阅地图时，非洲的对面是葡萄牙、印度，印度前面有众多的岛屿和亚洲的国家分布着，而日本的形状活像一条幼虫，在东边爬行。要摸索到那里，必须先到印度的卧亚<sup>①</sup>，然后渡过茫茫的大海、历经长久的岁月才能抵达。自从圣方济各·沙勿略之后，卧亚已成为往东方传教的踏脚石。

<sup>①</sup>卧亚，印度西部城市，即今果阿。

在这里的两所圣保罗神学院有从东方各地前来留学的学生，同时，发愿一辈子为主服务的欧洲司祭搭船前往各国，往往需要在此等候一年半载，其间他们可以了解到各国情况。

他们三人尽一切可能去了解日本，幸好路易斯·弗洛伊斯之后，已有许多葡萄牙传教士从日本送回情报。据说新的将军德川家光采取的高压政策，比起其祖父和父亲更为严苛，尤其是长崎地方，自从一六二九年暴虐残酷的竹中采女任奉行之后，常以严刑加诸信徒身上，把滚烫的温泉淋到囚犯身上，强迫其弃教，有时候一天的牺牲人数不下六七十。费雷拉神甫本身也曾经把这情形向祖国报告，所以传说中所述应该是事实。总之，他们一开始就觉悟到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结束之后，等候着他们的是比旅途更为严厉、无情的命运。

薛巴斯强·洛特里哥出生于以矿山闻名的达斯科城，十七岁入修道院，赫安提·圣·马太和佛朗西斯·卡尔倍出生于里斯本，两人与洛特里哥一起在卡姆波里特左修道院受教育。他们三人在神学院时，读书、生活都在一块儿，对教授自己神学的费雷拉神甫记忆犹新。

洛特里哥他们猜想，费雷拉老师现在一定还活在日本的某个地方。有着碧蓝而清澄的眼睛、充满着慈祥光辉的费雷拉老师，受到日本人的拷刑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出老师受屈辱而扭曲的面容是什么样子。他们不相信费雷拉老师会抛弃神、抛弃他的慈祥。洛特里哥和他的同伴无论如何要到日本，探查老师

是生或死。

一六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三人搭乘的印度舰队在贝伦塔<sup>①</sup>上的炮声祝贺下，从泰约河<sup>②</sup>口出发。他们接受了约翰·达西哥主教的祝福之后，就上了司令官搭乘的“圣·依莎贝尔”号舰。舰队驶出黄色的河口，在蓝色的大海航行时已是正午时分。他们靠着甲板，眺望闪着金光的海角、山峦以及农家的红墙和教会。欢送舰队的教会钟声，随风飘送到甲板上来。

当时，要到东印度就必须绕行非洲的南端。这支舰队在出发后的第三天，于非洲西岸遇到暴风雨。

四月二日，舰队抵达圣波尔图岛，不久过马德拉群岛，六日抵达加纳利亚群岛之后，雨下个不停，又碰到无风状态。后来，被洋流从北纬三度线冲回五度，撞到几内亚海岸。

无风时，酷暑难耐，再加上各船均有多人生病，其中甚至有“圣·依莎贝尔”号的船员，躺在甲板和床上呻吟的病人也逾百人。洛特里哥和船员忙着看护病人，帮他们放血。

七月二十五日，圣雅各节，船好不容易才绕过好望角。绕过好望角的那天，又遇到暴风来袭，船的主帆断裂，掉到甲板上，发出巨大声响。病人和洛特里哥他们都加入抢救的行列。当他们准备抢救前部帆时，船触礁了，幸好有其他船舰马上来救援，否则“圣·依

---

①贝伦塔，建于1515年，位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西南，是为颂扬开辟好望角航线的达伽马的功绩而建造的一座灯塔。是里斯本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物。

②泰约河，葡萄牙河流，流经首都里斯本。其上游两岸盛产葡萄酒。

莎贝尔”号可能就这样沉入海底。

暴风雨来袭之后，又碰到无风状态。主帆无力地下垂，帆影落在躺于甲板上如死人般的病人的脸和身上。海面上每天闪烁着火热的亮光，不见一丝波浪。船航行的日期越长，食粮和水分就越缺乏。到达目的地卧亚时已是十月九日。

他们在卧亚得到的有关日本的情报，比在祖国时更为详细。据说就在他们三人出发前一年十月起，日本有三万五千名天主教徒起义，以岛原为中心和幕府军苦战的结果，是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被杀个精光。这次战争结束后，当地变成杳无人迹的荒地，残存的天主教徒也消灭净尽。不仅如此，对洛特里哥一行打击最大的消息是，由于这次战争，日本已和葡萄牙全面断绝通商和贸易，更禁止葡萄牙船只入境。

三名司祭知道祖国的船只不能开往日本之后，怀着绝望的心情来到澳门。这个城市是葡萄牙在远东的根据地，同时也是日本和中国贸易的基地。他们抱着几许侥幸的期待来到这里，但很快就受到巡察师范礼安神甫的严厉警告。神甫说，在日本传教根本不可能，而且澳门的传教会也不打算用危险的方法送传教士到日本。

这位神甫十年前就在澳门成立传教学院，培养传教士到日本和中国传教。自从日本禁教之后，葡国就委托他代为管理在日本的耶稣会。

范礼安神甫对费雷拉神甫的情况说明如下：“自一六三三年之后，潜伏在日本的传教士的音信就完全断绝了。听从长崎回到澳

门的荷兰船员说，费雷拉神甫已被捕，在长崎遭受到‘穴吊’的拷刑。由于那艘荷兰船在费雷拉神甫遭受到‘穴吊’拷刑的那天起航，因此以后的事就不得而知了。在当地打听到的情况是：由新上任的宗教负责人井上筑后守<sup>①</sup>审问费雷拉神甫。”范礼安神甫明白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以澳门传教会的立场，无法同意他们到日本传教。

现在，我们还可以从葡萄牙“海外领土史研究所”所藏的文书中，看到几封洛特里哥的书函。他的第一封书信如上述，是从他跟两个同事自范礼安神甫处听来有关日本的情势开始写起的。

---

<sup>①</sup>筑后守，筑后位于现在的福冈县南部，“守”意为地方长官。日本战国、江户时期，守只是一种衔位（从五位上），并非主持筑后事务。另，当时日本有身份者，皆于姓与名之间嵌入职衔，如羽柴筑前守秀吉。

## 第一章 薛巴斯强·洛特里哥书信（1）

主的平安。基督的荣光。

我们在去年十月九日抵达卧亚。五月一日从卧亚到澳门，这些事前一封信中已向您报告过了。在艰苦的旅途中，同事赫安提·圣·马太深为疟疾发热发冷所苦，体力消耗甚大，只有我和佛朗西斯·卡尔倍在这所传教学院受到真诚的款待，体力充沛。

不过，这所学院的院长——十年前就住在这儿的范礼安神甫——一开始就反对我们去日本。我们在可以眺望全港口的神甫居室中讨论这件事时，神甫说：

“我们必须放弃派遣传教士到日本的念头。对葡萄牙商船而言，海上的航行极为危险，到达日本之前还会遭遇到几个障碍。”

神甫的反对极为有理，因为自一六三七年之后，日本政府一直怀疑岛原之乱<sup>①</sup>与葡萄牙人有关，不只是全面断绝通商，而且

---

<sup>①</sup>岛原之乱，从一六三七年到翌年，发生在肥前岛原、肥后天草的农民起义事件。因对幕府镇压天主教及领主苛政不满，以益田四郎为首率农民军起义，据原城，后为幕府大军攻陷，皆被杀。之后，幕府加强禁教政策。

从澳门到日本近海的海上，常有新教徒的英国军舰出没，对我商船加以炮击。

“可是，靠着神的护佑，我们的偷渡说不定会成功。”赫安提·圣·马太眨充满热诚的眼睛说。

“那里的信徒现在失去了司祭，就像一群孤立无援的羔羊。无论如何，应该有人去鼓起他们的勇气，不要让信仰的火种熄灭。”

这时，范礼安神甫歪着头，没说话。看得出来，他一直对身为上司的义务和日本可怜的信徒被逼迫的命运，深深感到懊恼。老司祭手肘靠在桌上，用手掌支撑着额头，沉默了好一阵。

从神甫的房间看得到遥远的澳门港，在夕阳照射下海变成红色，帆船如黑渍点点浮在海面上。

“我们还有一样工作，那就是探寻我们的老师费雷拉神甫是否安然无恙。”

“关于费雷拉神甫的行踪，后来消息杳然。有关他的消息都不明确，我们连分辨真伪的能力都没有。”

“这么说，他还活着啰。”

“这也不太清楚。”范礼安神甫嘘了一口气，分不清是吐气还是叹息。然后，他抬起头来。“以前他会定期寄送书信来，自从一六三三年之后就中断了。他究竟是不幸病死了，还是被送入了异教徒的牢狱里，或者如你们所想象已光荣殉教，抑或仍活着但没有途径寄书信，现在什么都不明确。”



那时，范礼安神甫对谣传中费雷拉神甫屈服于异教徒的拷刑一事未置一词。他是否也跟我们一样，不愿把那样的猜测加诸昔日同事的身上呢？

“不仅如此……”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现在日本出现了今天主教徒头疼的人物，他叫井上。”

井上这名字，我们是第一次听到。范礼安神甫说，跟现在这个井上比起来，前任的长崎奉行，即残杀许多天主教徒的竹中，不过是个残暴的、有勇无谋的人罢了。

为了记住不久后登陆日本可能会碰上的这个日本人，我们把他的名字重复念了好几遍。

从九州的日本信徒最后送来的书信中，范礼安神甫对这个新奉行多少有点认识。据说，岛原之乱后，镇压天主教的实际负责人就是这个井上。他跟前任的竹中完全不同，他狡猾得像条蛇，常常利用巧妙的方法使以往对威胁、拷刑毫不畏惧的信徒们一个个地弃教。

“可悲的是，”范礼安神甫说，“他，曾经皈依和我们相同的宗教，还受过洗呢！”

对这个迫害者，我想以后还会跟您报告……结果，就上司而言极为慎重保守的神甫，被我们（尤其是卡尔倍）的热诚感动，最后准许我们偷渡赴日。大局已定。为了教化日本人，为了主的荣光，今天我们总算来到东方。今后的行程，可能遭遇到的困难和危险，恐怕不是从非洲到印度的船旅所能比拟的。不过，当我